



闲情时刻

李汝骅

游植物园

太原植物园正式开园已7个月了,直到上周末,我和老伴才有幸一睹她的芳容。来到景区,我们上了扶梯,登上观景台,俯瞰植物园全景,据说植物园占地面积2700多亩,有三个迎泽公园大小,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水边的三个半球形的展览馆。

我们先到热带雨林馆。一进入馆内,温暖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,我们仿佛一下子穿越到热带雨林之中,满眼翠绿。一道人工瀑布飞流直下,周围全是独具特色的热带植物。有高山榕、曼陀罗、香蕉树、椰子树、棕榈树、菩提树等,有的高高大大直达棚顶,有的小巧纤细就伏在我们脚边,真是美不胜收。走木桥,过小亭,盛开的绣球花与娇艳的蝴蝶兰相互比美,草丛里的狼尾蕨与水塔花争奇斗艳,池塘里贴着水面开着白花的睡莲,还有红色的金鱼游来游去。

跟随人流,我们走进沙生植物馆,这里是仙人掌和多肉植物的天堂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产于非洲的猴面包树,人们称它是“生命之树”,它不仅可以在沙漠中为人们提供淡水,还能改造成独木舟或小屋。我还看到了名叫“蓝柱锦”的仙人掌,有五米多高。还有一种叫“近卫柱”的巨型仙人掌,有七八米高。更为奇异的是一种名叫“曲刺吉祥”的植物,它属于龙舌兰科中的一种,一生只开一次花。它们开花后,叶片就会枯萎,将营养全部供给下一代,为了下一代繁衍而无私奉献,这也是植物中伟大“母爱”的一种体现。

出了场馆,我们乘着电瓶车游览了月季园、槐香园、宿根花卉园、攀援植物园等众多景点,真是大饱眼福。

老有所乐

鲍海英

母亲的『蔬菜外交』

母亲刚进城时,我们上班后,只有她一个人在家,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,母亲为此闷闷不乐,几次提出要回农村老家去。

直到有一天,母亲发现我家小区外有一块空地,她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,十分欢喜。第二天,母亲使用铁锹翻地,种了些瓜果蔬菜。

母亲特别勤快,在她的精心侍弄下,没过几个月,菜地里便硕果累累。苦瓜长势最旺,结瓜也最多。当初母亲只种了两棵苗,也没多花心思。可它很快就缠满了树枝,秧蔓上开着五角形的小黄花。没过几天,黄花凋落,垂悬的苦瓜慢慢长大。母亲隔两天就摘几根翠嫩的苦瓜或凉拌或炒菜或煲汤,变着花样给我们做着吃。有时,她还送给邻居们,大家共享这绿色美味。

在菜地里,母亲还种了些辣椒。春天,母亲挖下小坑种下辣椒苗,浇些水或下场雨,绿茵茵的嫩苗就茁壮成长。没过多久,辣椒就变得枝繁叶茂。等落下了星星点点的小白花,那些小辣椒便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,先是青绿欲滴,再慢慢泛黄变红,最后则变得通红鲜亮。

母亲说,鸡毛菜是最好伺候的。在边角旮旯的空隙里撒些菜籽,不用浇水施肥,几天后小苗苗就破土而出。它们最初就像水灵灵绿生生的嫩豆芽,没多久就长得挤挤挨挨、密密匝匝。有次我要做面条吃,正好缺点绿叶菜。于是,母亲就去菜地里摘了一大把绿油油鲜嫩嫩的鸡毛菜,一把菜叶入锅,那碧绿的颜色和清香让全家人胃口大增。

母亲种的这块菜地从不加化肥和农药。为了增加养分,她想办法加了些草木灰,是真正的绿色健康蔬菜。有了这块菜地,母亲再也不觉得无聊了。一有空闲,她就在菜地里转悠,每天快乐得像个孩子,身体也比以前更加硬朗了。

邻居们见母亲把一块荒地变成菜地,都投来羡慕的眼光。现在我每天的蔬菜不仅不需要到市场上去买,母亲还经常摘一些青菜瓜果送给邻居。靠着“蔬菜外交”,母亲很快将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认识了,大家和睦相处,母亲再也不提回乡老家的事了。

闲庭漫笔

吕传彬

七旬老父考驾照

老父亲特别喜欢骑摩托车,因为没有驾照,所以一直没法上路。于是,我们便鼓励他去考驾照,犹豫了好些天,父亲终于鼓起勇气,决定去考个驾照,作为自己70岁的生日礼物。

父亲只有小学毕业,做题时显得相当吃力,我们兄妹三人轮流给他读题,记性不好的他不一会儿就忘了一大半,我们便不厌其烦地重新教他。就这样,准备了一个星期,父亲通过了体检,笔试也顺利过关。到了路考这一关,父亲却被卡住了。原本相当有自信的他,在通过了直线加速、转弯及红绿灯的考验后,却突然在结束前加速,摩托车不听使唤往前冲,他赶紧刹车,但还是撞上了前方的车子。

没想到努力了那么久,却因为自己一时得意而没有通过,父亲有点沮丧。生日那天,父亲再一次参加了路考。这一次,他很顺利地通过了。老爸拿着驾照合影,说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。

人生70才开始,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。父亲考取了驾照,完成了他多年来的心愿。相信有了摩托车的陪伴,他的晚年会更自在、更快乐。



宠物情缘

秦至

萌猫灰灰

灰灰刚来我家时,被小孙女用手托着,蜷缩成一团,像个长满绒毛的肉球,只有两只圆溜溜的眼睛露在外面。它环视四周,打量着这个新家,眼神充满了不安和恐惧。

从那天起,它就离开妈妈独自生活了,这对一个幼小无助的生命来说,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夜里,我常常听到它的叫声,仿佛在说:“妈妈,我想你。”过了几天,灰灰逐渐适应了新环境,夜里的叫声也少了,与大家也熟络了起来。

灰灰是只纯种蓝猫,全身的毛都是灰色的,所以我们给它取了这个好记的名字。灰灰性格温顺,琥珀色的眼睛清亮透澈,走起路来昂首挺胸,体态优雅,嘴角的触须像被认真修剪过,整齐有序地排列着。

两三个月后,灰灰长大了不少,也越来越活泼。夏日的路灯下,常常盘旋着一些小虫,它就坐在灯下抬头盯着,脑袋随着它们来回摇摆,逗得人哈哈大笑。突然一只小虫撞上了灯柱,晕头转向飞速掉落之际,灰灰纵身一跃,前爪高举过头顶,往下一挥,这只倒霉的虫子就再也逃不出它的手心了。灰灰并不会吃它,而是把它当成玩具来回摆弄,玩得不亦乐乎。

我特别喜欢看灰灰睡觉的样子,它睡觉的姿势就像一个熟睡的婴儿,让人忍不住想去摸一下它的脸蛋。有时它会将前爪耷拉在胸前,有时它四脚朝天仰卧在地上,两只前爪做出投降状。

灰灰长得很快,才四五个月的光景,就和成年猫一般大小了。灰灰和孙女是最亲密的玩伴,两个小家伙总是在一起追逐打闹,共度欢乐时光。孙女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玩具和零食与灰灰分享,灰灰也会在孙女的腿上来回摩挲,以此来表达喜爱和感谢。

老有所为

孙宏伟

『舞文弄墨』组合

退休后,我喜欢写作,老妈喜欢画画。每天,我敲击键盘码字,老妈在纸上挥毫泼墨,时光静谧而美好。

每写完一篇文章,我就把老妈喊来做我的第一位读者。老妈戴上老花镜,逐字逐句地推敲。在老妈的指导下,我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,作品接连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,最多的一次一周刊登了四篇文章,并被多家杂志转载。写稿时,老妈还经常给我出谋划策:

去年,我去采访一位志愿军老战士,老妈和我一起拟定采访提纲。后来,我写的这篇通讯稿还在“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大赛”中获得了优秀奖。

老妈支持我写作,我更支持老妈画画。一天,我在手机上看到一则广告:零基础学习国画。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妈,她马上去文具店采购了绘画用品。开课那天,我早早给老妈沏好了茶,支上了手机架,陪老妈一起听课。老妈

一边听老师讲一边在宣纸上作画,学得非常认真。从那以后,老妈每画一幅作品都让我来点评,并表示一定要认真画下去。

月朗星稀的夏夜,我在电脑桌前码字,老妈在书桌边静心作画……面对此情此景,老妈感慨说:“你摆弄文章,我磨墨画画,咱俩可以弄个组合,就叫‘舞文弄墨’组合吧!”

“舞文弄墨”组合,这个名字真是既贴切又有趣,我和老妈全都笑了。